

山居·迴响的日子

樸樸

哦！開進山裏來了。

在城市裡踴伏了太久，當車子駛進山路，眼簾裡不再是現代的建築，而是秀麗的青山翠谷時，四十幾顆久摯的心靈禁不住發出了歡愉的呼聲。在都市裡所感受的那種疲憊中的川流不息，那種喧嚷中的寂寞，都已不復存在。哦山啊！我們來了。

生命被厭縮得快窒息了；那怕祇舒展片刻，也是一種難得的快樂，何況我們即將有兩天完全屬於山，屬於自然的日子！

在山之邊，在水之旁，我們的營地選在一個依山傍水的河谷平地。若說山是靜的、代表無言；水是動的，代表有言，則無言與有言中，我們將同時享受兩種迥異的情趣。

向着陽光，我們架起了帳篷。

順着風向，我們建立起土灶。

帳篷、土灶，兩千年前或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兩千年過去了，帳篷比不上有冷氣設備的房間，土灶也被煤氣炬所淘汰。不能怪時代的無情，時間總會稀釋一些古老的記憶。屬於今天的美好也無須戀眷，或許明天、或許後天，或許……，終有一日，它也會有帳篷和土灶一樣的共同運

命的。人是性靈的產物，生存在精神裏，沒有必要去受物質的支配。除去物質，人類的精神有着相同頂點的滿足，你能說出兩千年前人類的快樂和現代人類的有何不同嗎？（說不定前者勝於後者N倍呢！）

然而，是不是可笑得矛盾呢？阿姆斯特壯的大膠鞋已在月球上踏出一個莊嚴的腳印。而我們却從文明中退却，到這谷間溪畔來。求的祇是餐風飲露的一夜，記起來程上，因我們攜著帳篷，背著鍋碗而引來不少揶揄，大概是笑我們又憨又迂吧！

其實，文明由原始演發，而文明的極致往往又使一切回歸原始。整個歷史祇是一個輪迴。連道德標準亦然，君不見當今男孩子最時髦的髮式，早在兩千年前就已流行過了，你怎能笑我們迂傻呢？

「開飯囉！」那個一向扯着嗓子說話的男孩子大聲地嚷着。文明也罷，原始也罷，統統去吧！用土灶煮出來的午餐——麵疙瘩——才是我們最關心的。瞧瞧這個吃相吧！連鼻頭、下巴都沾上了麵糊。聽聽那個已吃了三碗還往自己碗裏盛的男孩子說的話：「我吃少了，媽媽會打我！」這就是我們呵！年輕而又快樂的一群！

山裡的白日溜得真快，最後一線夕陽餘暉剛從山坡消逝，黑暗便已使大地憑添了幾分寂然。宛如一首白晝交響曲，响出最後一個明亮的音符後，黑暗的休止符便帶出了岑寂、無聲，引人感喟無限。一種結束的傷感迴盪在每一個人的心頭。其實，黑夜之後，白日仍會再來，爲什麼人在

希望之中還脫不了對逝去的戀惜？

黑暗裏，一個美麗的世界隱去了，是點着營火的時刻。「營火燒着，快快來！快快來！我們高歌，我們歡舞，唱着，跳着。」黑暗之中，歌聲不知飄自何處。營火燃着的剎那，火光照在每一張年輕的臉上，殊不知每個人都開口唱起來了。唱着、唱着，大家似乎已忘記自己方才傷逝的感嘆；唱着、唱着，舞起來了，每一顆心都被熔化了。火啊！再一次昇起……。

零時之後，營火已殘燼。而火焰仍在每個人的心頭燃着，即使年華老去，亦永不熄滅。燃着年輕的活力，我們的生命何嘗不是一股旺盛的火焰！

踏着一整河谷的星光夜色，大家回到各自的營帳，一份永恆的記憶就永遠留在這兒了！以幽靜與深沈構成我的河谷。早晨，我們迎着晨曦來到；夜晚，大風吹的遊戲不止玩過一遍。而現在，我們說：晚安！佈滿大石頭的河谷。

「讓我們工作在一起，讓我們生活在一起」的歌聲將永遠在我們的心坎迴響，屬於「麵疙瘩」的記憶也絕不褪色。而時光遠去，憶起昔日在谷澗大意跌濕的鞋子，或許會更加深你我老臉的笑紋吧！

(第十期)